

觀音老母

祕密宗教中的觀音信仰(二)

香光莊嚴【第六十五期】民國九十年三月 ▼ 一三〇

在明末，新宗教的創始者有時會被認為是佛祖或觀音的轉世。人們相信老母本身也會下生到人間轉世為貧婆，如在寶卷中所舉的觀音一樣，來指導有潛力的老師。

祕密宗教中的老母

C.K. Yang 寫到，三十年前除了佛教與道教，第二種在中國具有制度的宗教「就是那融合性的宗教團體」(1969:301)。歐大年 (Daniel Overmyer) 就宗教改革的發展，與歐洲的異端宗派、日本的淨土真宗作比較 (1976)，雖然他們將彌勒、淨土、禪與金丹道 (1) 合併，但他認為這些「教派的確應被視為新興宗教」。

〔無為教——母是我，我是母〕

在這些新興宗教中，許多自明代即已存在，包括先天道與一貫道，這都是受到羅清 (1443-1527)，或自稱是「羅祖」後代的影響。這些新興宗教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質，那就是：

- (一) 信仰無生老母是人類的創造者與救世主；
- (二) 由三個階段所形成的來世論；
- (三) 直接透過宗教師拯救宇宙。這些都是羅清所創的新興宗



教——「羅教」或「無為教」所強調的看法。

如其他後起的新興宗教一樣，它是在家人為主的團體，並有千禧年的期望。羅清寫了五本被稱為「五部六冊」的寶卷，於明武宗正德四年（1509）出版。就精確的文字而言，「無生老母」一詞，雖然沒有出現在這些著作中，但啟發所有秘密宗教的中心思想已經出現——「真空」是我們的「家鄉」，我們的「祖」是「母」，家鄉與老母，是我們最真實的目的地與本性(2)。

羅清稱這個宗教為「無為」，根據他的解釋，因為人無須做特殊的事情，就能得到解救。讀經、禪修、念

佛或舉行宗教儀式，都是有為的行為，羅清認為這些都是愚蠢且誤導的。在他的著作中，他例舉自己一生中的事例：母親在他小時候就過世了，他因此體驗到人生無常的痛苦。鄰居的老母過世時，邀請出家人來誦持《金剛科儀》——一本成於十三世紀，含有《金剛經》註釋的流行科儀本，當他聽到「若一個人想要信受，只要拿起書來自己閱讀」，即有所啟發。他找到這本著作，且研讀了三年。最後，領悟到如下的道理：

我即真空，我與母

本來無二

覺悟「無二」，的確是大乘佛教對洞察「空」後的驗證。在其著作

中，他不厭其煩地強調：人一定要超越性別與階級區別的傳統，並且不依賴外在的因素，才能得救，「無僧無俗，無男無女，無戒無律」。所以，他毫不寬容地批評有組織的佛教，且相信在世俗團體的男女，都可得到覺悟與救贖。

這就難怪佛教的組織不認同他，且有所提防了。明神宗萬曆十四年（1586）德清到山東時，發現許多人是羅教徒，而他們對佛教完全不知情時，他感到心痛（馬與韓 1992:184）。祿宏在雲棲寺的規約中，特別禁止出家人研讀「五部六冊」，若發現有人違反了規約，就會被逐出寺院（馬 1981:203）。他甚至號召所有的佛教徒

來譴責羅清：

有羅姓人造「五部六冊」，號「無為卷」。愚者多從之，此詭也。彼所云「無為」者，不過將萬行門悉皆廢置，而不知萬行即空，終日為而未嘗為者，真無為也。彼口談清虛，而心圖利養，名無為而實有為耳。人見其雜引佛經，便謂亦是正道，不知假正助邪，誑嚇聾瞽。凡我釋子，宜力攘之。（正訛集，《蓮池大師全集（四）·無為卷》）

羅清熟悉妙善公主的傳說，他常在著作中提到觀音，這並不令人意外，因為對他影響頗深的《金剛科儀》中，就提到了妙善，羅清在他的



著作中，引用該書超過七十次（馬與韓 1992:192）。他說到：「妙善不招駙馬，成佛無疑。」（《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》，92:257）。在羅清所作的《大乘嘆世無為寶卷》中，當他提到值得仿效的範例時，對妙善到香山修行，十分稱讚。

在相同的文獻中，他形容這「真身」（「真空」或老母的另一代名詞）在世間轉世為男性或女性，是多麼稀有。但當祂如此做時，祂可化現為一個面如滿月的男性，「化顯男滿月面，賽過世尊」；或當祂化現為女性，「化顯女是魚籃，賽過觀音」。然而在最後一段，他說真身就是菩薩，也就是觀音。這樣的句子已經隱

含著這新興的神——無生老母，與佛教「空」的核心思想，及菩薩與觀音的崇拜形象有密切關連。然而，令人玩味的是羅清本人在著作中，並沒有提到無生老母是最崇高的神。

〔無生老母出現於萬曆之後〕

無生老母在何時出現，而成為秘密宗教信仰系統的一部分？歐大年相信於明神宗萬曆十六年（1588）創立還源教的弓長，與在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）創立弘陽教的飄高，兩者皆與無生老母有關（143）。此說的根據是河北巡撫黃育榎（活躍於1830-1840）的著作。當他為官時，抄收了六十八部秘密宗教的經典，且在清宣宗道光

十四年至二十一年（1834-1841）間撰寫了四本書，有意辯駁文獻中「異端」的教義。因為黃育樞經常在提出反駁前，都會從原典中大量引證，他的著作對學者而言，非常具有價值，因為有些經典已經散佚了。

黃育樞不僅連結無生老母的信仰與這兩位創始者，他還明確地宣說「老母」這名詞，是在萬曆之後才出現的。當許多秘密教的領導者，其中不只以上所提到的兩位，還有「普明、普靜、呂菩薩、米菩薩」等，都將「無生老母奉為教主」，這個名詞因此才逐漸普遍起來。「所以，她在明末才出現是沒有問題的。」（《續刻破邪詳辯》，頁71）。

根據李世瑜與韓書瑞的研究，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受到羅清與他的「五部六冊」所影響，或自稱是他的後代。然而，根據他們的研究顯示，

「老母」這名詞在此五十年前，就已經出現在《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》（《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》，明世宗嘉靖二年（1523）重印）中。這是在秘密宗教經典中，最早具有時代可考的文獻資料，而且，它也提供了萬曆之母李太后提倡崇拜「九蓮菩薩」的理論根據。文獻上提到：

老母是這宗教最高的神，刻劃歷史的三大劫與它們的主宰佛，信仰者會在龍華會上得救，並派遣無為祖去宣說拯救的方式（這就



是金丹禪修的方法)。(李與韓

1988:151) ③

這經典中沒有將觀音比喻為「觀音老母」，而是圓通教主「九蓮觀音」，她在老母進行的拯救工作中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〔弘陽教——觀音母度眾生〕

在弘陽教的經典中，老母、觀音與大悲（也稱為「母親」），同是受崇拜的對象，這三者稱為「慈航」。觀音被形容為法船，運送那些被解救的眾生回到永恆的家(4)，就如之前的經典，其中也是充滿著內丹的用辭。例如：

煉成金丹無價寶，嬰兒姪女出籠

牢，聖中顯化凡接聖，火煉金身

放光明，有緣得遇觀音母，我祖

真傳度眾生。(《弘陽後續燃燈天

華寶卷》)

〔黃天教——「黃天」為無生老母的住所〕

普明是黃天教的教主，李世瑜在

一九四〇年時研究黃天教，它在創教



◎李太后因有萬曆皇帝的推動，由凡夫搖身變為「九蓮菩薩」，而受人崇拜。(明「九蓮菩薩碑」，圖為萬曆之母李太后。刻於1587年，北京延壽寺藏。圖片提供：周紹良)

四百年後仍然存在（1948:10-31），集中在北京東北方察哈爾省的萬全縣。創教者的真實姓名是李賓，但其教徒稱之為「古普明佛」——彌勒佛的轉世。在一五五〇年代，他撰寫了《普明如來無為了義寶卷》，其所教導的救贖宇宙論、來世論，與無生老母所教的相似（李與韓 1988:122）。「黃天」即是「真空家鄉」——無生老母的住所。黃天教以菩提達摩為初祖，慧能是六祖，普明是七祖。

當他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或四十二年（1562或1563）間逝世後，他的妻子就成為八祖。他妻子逝世後，領導權就交給他兩個女兒——普靜與普照，兩人都嫁入江家。之後，領導

權就傳給普賢——普照的女兒、普明的孫女（馬與韓 1992:409-416），她嫁給米姓男子⁽⁵⁾。之後，領導權就歸還給男性的繼承人——普明年長的哥哥。這個宗教強調夫妻共同修持。

這使人聯想到一本晚清時所撰寫的經典——《觀音十二圓覺全傳》，有可能是受到這宗教的影響而寫成的。雖然，其中沒有提到「黃天教」的名稱，但它講述觀音如何引導十二個人邁向正道的故事，其中有好人、有壞人，但都是夫妻檔。觀音會裝扮成一個和尚或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，也可能是一個貧婆。雖然妙善的例子令人感動，觀音並沒有勸人不結婚，只是勸人不圓房。在這部經典中的夫



妻檔，最後在同一間廟中修習內丹，或許就如黃天教的教徒一樣。

就如《香山寶卷》與《真經》，

這部經典也用刻薄的文字，來形容和尚與尼僧。一個李姓仕紳，是十二個有可能改邪歸正的人之一，對他們有如此的說法：

他本身的毛病，最恨的是和尚、妮姑、道士。長說道，大凡僧道都是吃現用現，多有不長進的。僧人私自餘積善信的銀兩，背地嫖賭。況出家人，慈悲不穿獸毛蠶口，他偏要縫那綳袍及袍、緞鞋、綾襪，擺個樣子。有等齋婆、妮僧屢屢做出狐群狗黨、沒廉恥的事來，這都是嫁去人家，

勤吃懶做，不中公婆丈夫之意，或是嫌公婆，並厭丈夫貧窮，幼小不受管轄，思量入廟為妮，圖吃一碗現成自在的飯。或是收了一個徒弟，又卸了菩薩的擔子了，早晚鐘鼓香燈及一切煩勞事務，分付徒弟去做，他總不管，又不看經念佛，又不參禪悟道，又不遵規守戒。白日裡走東家、入西戶，誘哄人家婦女，入寺拜佛燒香、求男求女，或見人家兒女，妄言根基淺薄，必要拜佛保養，借此抄化肥口肥身，夜間勾人淫慾。這種僧道最是惡毒。我因此立下大願，必要打死一百個僧妮、道士，方才了願。所以挖

下一個大深坑，打死的都丟在坑內，如今已打了六十多個。

〔龍天教——祖師皆為女性〕

在萬曆年間，一個叫做米祖的婦女被黃育樞認為是「米菩薩」，她創立了另一個宗教——「龍天教」，也被稱為「白陽教」，她嫁給一個劉姓男子。龍天教到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時，已有十二位祖師，她們都是劉家的兒媳婦。這些祖師都是女性而非男性，是因為只有女性才可以是米菩薩轉世（馬與韓 1992:695）。就如我們所見的，三本讚揚觀音老母的寶卷中，有兩本很可能是黃天教與龍天教所著的。

老母如觀音，轉世為貧婆

在明末，當有新宗教產生時，其創始者有時會被認為是佛祖或觀音轉世。人們相信老母本身也會下生到人間轉世為貧婆，如在寶卷中所舉的觀音一樣，來指導有潛力的老師。例如羅教的七祖明空，在他的著作中，詳細地描述了自己的宗教經驗。

他說在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晚上，夢見一個貧窮的老婦人在街上求乞，當她說他的聲音令她想起兒子時，他知道她不是別人，正是老母，他跪在她面前，十分欣喜，她告訴他要吃素。在明熹宗天啟四年（1624）



的另一個夢境中，她告訴他要撰寫經書，他清醒後感到十分困惑，因為他不知如何書寫。然而他並未絕望，直到四年後的二月初一日，從老母那裡得到一份寶卷，三月初五日他就書寫完畢，其內容都是由老母親自檢核且認可的。明毅宗崇禎二年（1629）二月，老母給他另一份寶卷，他五月初五日就完成了。

在他所撰寫的寶卷中，他提到有兩次與老母接觸的經驗——是在白天而非夢中，老母以和藹的老婦形象，出現在他面前。第一次，她裝扮為一個乞士，指示他要實踐宗教。第二次，她以一個白髮盲眼的婦女形象出現，在街上獨行。出於對她的同情，

他把她帶回家並舔她的雙眼，她就像禪師一樣，展現驚人的行為來指導他。她請他檢察她的全身，當他猶豫是否要觸摸她的下體時，在她的堅持下，他非常驚訝發現那裡居然是一朵蓮花（馬與韓 1992:232-4）。

觀音即是老母

明確地將觀音與老母視為同一人，就如同將觀音與在北京西郊保明寺創立西大乘教的女性創教者，視為同一人一樣。這宗教的創始者是個非常具有領袖氣質的呂姓女尼，即黃育榎所提到的「呂菩薩」。李世瑜與韓書瑞在一篇生動的長文中訴說這座寺

廟的歷史（1988）。

保明寺是明英宗於天順元年（1457）為了呂尼所敕建。據說她曾在英宗正統十四年（1449），英宗與蒙古的慘烈戰役（史稱「土木堡之變」）前警告過他，並在他被囚禁及後來被軟禁於家中時，出現在他面前，提供食物與水。這所尼寺連續獲得皇室的資助，並吸引了有能力的女性出家。

一五七〇年與一五八〇年間，積極參與寺院活動的女尼歸圓，創立了另一個稱為「大乘」的新興宗教，其支持者自稱為「大乘子」。其後，為了避免與王森創立的「東大乘」同名，而改稱為「西大乘」。歸圓非常早熟，在明穆宗隆慶五年至神宗萬曆

元年間（1571-1573），當她大約只有十二歲時，便撰寫了自己的「五部六冊」，於萬曆十一年至十二年（1584-85）的冬天，在有名有姓的三位信徒的贊助下出版，這些經典歌頌三位女尼——呂、一個在歸圓之前的楊姓女尼與歸圓自己。

這些書提出，這三位女性是神的不同化身，這神被確認為觀音，是這間寺廟的主神。信仰者了解到，觀音本身是他們特別的神，是無生老母的化身。（李與韓 1983:156）。

這個三位一體的系統，是一種之前未曾有過的革命性想法，在這宗教裡的幾份寶卷都強調這種觀點。例如



在《普度新聲救苦寶卷》中就說到：

諸祖滿天，聖賢神祇，惟有無生老母為尊。菩薩即是老母，老母即是菩薩，老祖本是觀世音菩薩，下界周轉化凡。觀音自是無生。（馬與韓 1992:656）⁽¹⁰⁾

經典中也提到「十二圓覺菩薩」

（李與韓 1988:158）。在「第二代」寶卷，如《清源妙道顯聖真君二郎寶卷》中，我們讀到：

觀音母，來落凡，脫化呂祖。：：普天下，男共女，來見無生。：：頭一回，渡男女，未得完畢。二轉來，又化現，直隸開平。（李與韓 1988:157）

明毅宗崇禎九年（1636）重印的

《泰山東嶽十王寶卷》中，再度提出同樣的思想，書中讚歎呂祖擁有深厚的宗教基礎，也宣稱她就是南海觀音。

東大乘教一名信徒所撰寫，並在明永明王永曆十二年（1659）再版的《銷釋接續蓮宗寶卷》中，說到：

「觀音老母臨凡世，呂皇聖祖號圓通。」（李與韓 1988:170）。他撰寫經典的起源，是來自於祈求可救苦的老母，觀音老母與地藏、普賢、藥王，通通都被稱為「尊敬的老母」。

如這些後期的經典所描述，不僅將最高的神當成是女神，也將所有有名的菩薩女性化。它視天道包括一切，道教與佛教的神和平共處，並且

都服從於無生老母，而她似乎是受觀音老母所指使而行動的。觀音不是降世作為這些宗教的創始者，就是偽裝成一位貧婆。

觀音與呂尼之間的同等關係，可從寺廟的設計中明顯看出，那是由李與韓從可靠的資料中重建的。老母本身並沒有雕像，主殿是供奉觀音，後殿是：

禮拜創始者，現在稱為呂菩薩。這裡的供品都供奉在她的像（或保存的遺體）前，看起來像個皺著眉頭、雙腿叉坐的老婦人。

（144）

就像觀音有善財、龍女隨侍在側，創始者也有她自己的侍者，剛好

是一對侍者，「在呂尼師兩邊是她的使者，金童與玉女的雕像。」（147）（下期待續）。

（本文譯自于君方教授所著的《中國的觀音信仰》（*Kuan-Yin: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*）一書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。文中標題為編者所加。）

【註釋】

(1)「內丹」這個名詞，出自二世紀中葉魏伯陽所著的《參同契》與葛洪（283-343）所著的《抱朴子》，兩者皆是煉丹術士心中的經典之作，但現在已有不同的解釋。另外，《悟真編》由張伯端（1082-1152）所撰，因為是這學派的祖師所著，所以是內丹的基本參考文獻。對於這些名



詞的認知與彼此間關係的了解，會因傳統與指導老師的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我的摘要是一根據天帝教的教主李玉階的詮釋。天帝教是一個由不同思想與信仰所融合的新興宗教，一九八二年在台灣註冊，並吸引了大量的信徒，尤其是知識分子與科學家。李在一九九四年逝世，他一生長期修煉內丹，在教學中強調要依內丹的傳統來靜坐。我隨他修學，並且參加由該教派在一九九三至九五年所舉辦的靜坐班，我發覺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且直接，因為他為現代聽眾而簡化。在序論中，我已對英文讀者更詳細地說明了其教派的基本教說，*The Ultimate Realm: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smos and Life*, pp. 1-18。我也參考了 Berling (1980) 與 Lu K'uan Yu (1973)。

在了解內丹的術語中，我認為法國學者羅平內 (Isabelle Robinet) 對它們的說法是十分有用的：「沒有任何的語詞具有意義，除非它與一或多詞產生作用或關聯，因為重要的正是這些統合詞彙的關係，它隨著使它們產生的結構與作用……，就是為什麼除非在特定的上下文中（或背景中），否則無法給予一詞任何意義。我們必須將這原則謹記在心，並使它屹立不搖，有了這樣的目標，將會系統地將所有的象徵——彼此相關而使用的字詞與形象——當作工具來處理，透過詞彙所傳達的意義來看待它們，而非停下來研究它們暫時存在的本質。詞彙在每個環境中所傳達的意義才是重點，但由於意義必須是『多面性的』(polyvalent)，而且這系統是由請求內行人維持

這『多面性』，以及它所有的後果，而使
得詞彙有不穩定的傾向。」（1997: 231）

(2) 在明朝統治的最後一世紀中，白蓮教
的在家掌教者大量出現，龍華與蓮宗兩
派的經典企圖將這發展時期的關係組織
化。它們各自提出長串的祖師與宗派的
名單，通常是比老子、佛陀、菩提達摩
等更早的宗教老師。（李與韓 1988:171）。

(3) 在英文與日文方面，這主題有些參考
的文獻：見 Daniel L. Overmyer, *Boatmen
and Buddhas, History of Religions* 17:3-4
(1978) :284-302 and *Folk Buddhist
Religion*, pp.113-129; Shek, *Religion and
Society*, pp.162-66 and chapter 7; Sawada
Mizuko, *Zoho hokan no kenkyu*, pp.300-42;
馬西沙與韓秉方，〈中國民間宗教釋〉，
頁 165-241。

(4) 羅八次引用《道德經》第一章：「無
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」此外，
他說到：「母是祖，祖是母。」（馬與韓
1992:213）。

(5) 因為這部經典提到一個祖師名「無
為」，馬西沙與韓秉方斷定這部經典，是
由大乘教或闍香教的祖師王森（1542-1619）
的信徒所寫的，因他自認是無為教祖師
羅清的繼承人，且王的宗教在清朝也稱
為同一名字。（1992:615）但這不可能是
事實，因為明世宗嘉靖二年（1523）這日
期非常清楚地寫在屬於吳曉玲所集藏的
文獻中，已為李世瑜與韓書瑞（馬與韓也
是）所引用，這部經典怎麼可能在王未出
世前十九年就已撰寫，更不用說是出版
了。所以，無為教祖師一定是指在嘉靖
六年（1527）過世的羅清。



(6) 這在《弘陽後續燃燈天華寶卷》中提到，同樣的想法也在《混元紅陽臨凡飄高經》（原典與無差別的弘陽經典）中出現。我非常感謝韓書瑞借我以上這兩本沒有頁碼的寶卷影本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- Berling, Judith. 1980. *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-en*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
- Li, Thomas Shiyu and Susan Naquin. 1988. *The Baoming Temple: Religion and the Throne in Ming and Qing China*.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. 48, 1:131-188.
- Lu K'uan Yu. 1973. *Taoist Yoga: Alchemy and Immortality*. New York: Samuel

Weiser.

Yang C.K. 1969. *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*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Overmyer, Daniel L. 1976. *Folk Buddhist Religion: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Yü, Chun-fang. 1981. *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: Chu-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*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

李世瑜，《現代河北秘密宗教研究》，*Studdia Serica Monographs*. Series B, no. 4. Chengdu, 一九四八年。

馬西沙、韓秉方，《中國民間宗教史》，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